舊唐書奪文拾補

嚴　耕　望

舊唐書之撰述本多謬誤；及新書問世，舊書湮沒不行達數百年之久；故致謬誤之外，復有奪譌，往往文義不屬，事制益乖。清人沈炳震（合鈔）、張宗泰（考證）、岑建功（校記）等相繼整理，傳刻奪譌補正逾半。今復就傳刻奪文爲前賢所未留意，或已留意而考論未精者，續爲拾補。至於字涉形譌與撰述之誤，姑置以俟。

按今日傳世之舊唐書，以涵芬樓百衲本爲最善。此篇卽據之以爲底本。涵芬樓此本係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紹興刋本，闕卷以明聞人詮覆宋本配補。就中宋本僅得三之一，皆爲志傳。據張氏後跋能補明本之奪譌者已甚多。考明本及殿本皆以本紀脫文爲最多，竟無宋本可據，爲之校補，殊爲惜憾。然就所存宋本諸志十二卷而言，此篇考證，斷爲脫文，非撰述之誤者，已有三處。而食貨志卷上鹽鐵節所奪，且多至二十字。（第二十八條。）參之冊府，此條奪文，蓋北宋已然。甚矣，善本之不易得也。至於明本，雖已遠較殿本爲優，但以視宋本自又不逮。（皆詳張跋。）就此篇所考，殿本既無，明本亦奪者，凡三十餘條，茲就明本之紀志傳各舉一兩要例如次：

玄宗紀：開元十七年八月乙酉，「尙書右丞相」下，奪「張說爲尙書左丞相」八字。（第十二）

德宗紀：貞元五年四月乙未，「以太子少師蕭昕爲」，「師」爲「傅」之誤，「爲」下又奪「太子少師，右武衞上將軍鮑防爲」十三字。（第十六）

禮儀志四：開元二十四年，「遣禮部侍郎」下，奪「掌之。十月，禮部侍郎」八字。（第二十七）

郭子儀傳附劍傳：「以劍兼司農卿」，「兼」上奪「爲刑部尙書」五字。（第三十二）

盧商傳：「三年，朝廷用兵上黨」上，奪「會昌」二字。（第三十九）

凡此宋本、明本脫文三十餘事，皆前賢未發之覆，益以前賢考論未精者數事，都爲四十條，謹列於次，質之同好。

一

卷四本紀四高宗紀上（明本）龍朔二年條云：

「九月，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：八品九品，舊令著青，亂紫，非卑品所服。望令著碧。詔從之。戊寅，前吏部尚書（略）李義府……」

按：著青亂紫，文義不明。考會要三一：

「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孫茂道奏稱：準舊令，六品七品著綠，八品九品著青。深青亂紫，非卑品所服。望請改六品七品著綠，八品九品著碧。……從之。」

此有「深青」二字，於文爲順，於義爲醒。舊紀原文當有此二字，傳刻奪之耳。

又按：此事，舊紀有月無日，而「詔從之」下有「戊寅」。檢通鑑二〇一龍朔二年條云：

「九月戊寅，初令八品九品衣碧。」

戊寅卽九月二十二日，疑會要「二十三日」之「三」爲「二」之譌，而舊紀「戊寅」當乙在「司禮少常伯」之上。

二

卷五本紀五高宗紀下（明本）咸亨三年條云：

「十月 …… 乙亥，…… 黃門侍郎甄山縣公·同中書門下三品郝處俊爲中書侍郎，兼檢校吏部侍郎·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爲吏部侍郎，並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。」

按：郝處俊此時爲中書侍郎，不誤。是則敬玄原官似僅爲「兼檢校吏部侍郎」者。書兼官而無本官，殊可疑。檢本書八一列傳三一李敬玄傳：

「總章二年，累轉西臺侍郎·兼太子右中護·同東西臺三品。兼檢校司列少常伯。……咸亨二年，授中書侍郎，餘並如故。三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吏部侍

郎，依舊兼太子右庶子·同中書門下三品。」

新書一〇六列傳三一李敬玄傳同。是咸亨三年此遷前原官中書侍郎·兼檢校吏部侍郎也。據新書六一宰相表上，敬玄原官亦爲中書侍郎。則舊紀此條「兼檢校吏部侍郎」上之「中書侍郎」四字當重，蓋淺人以爲重衍而刪之歟？

三

卷五本紀五高宗紀下（明本）上元元年條云：

「十二月，……壬寅，天后上意見十二條，請王公百寮皆習老子，每歲明年一準孝經、論語例，試於有司。」

按：各本皆同。「每歲明年」不可解。檢通鑑作「每歲明經，準孝經、論語策試。」則舊紀此條「年一」乃「經」字脫奪「糸」旁，又離譌爲兩字耳。

四

卷五本紀五高宗紀下（明本）儀鳳元年條云：

「九月……癸丑，於北京置金鄰州。」

按：諸本皆同。北京卽太原，何以有金鄰州？檢新書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羈縻州條，有金隣州，隸安南都護府。本注：「儀鳳元年置。」則舊紀此條「北京」必「比景」之奪譌也。

五

卷六本紀六則天皇后紀（明本）延載元年條云：

「冬十月，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

按：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例曰「同」；此曰「爲」，非常例。合鈔於「爲」下補「鳳閣侍郎同」五字。檢新書六一宰相表上云：

延載元年「十月壬申，文昌右丞李元素守鳳閣侍郎…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

新書四武后紀及通鑑二〇五同。又舊書八一列傳三一李敬玄傳附元素傳云：

「延載元年，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·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

新書一〇六同傳亦同。是亦由尙書丞遷鳳閣侍郎·同平章事也。惟誤右爲左耳。復按：元素以神功元年誅，本紀書衡亦爲「鳳閣侍郎」。明此條「爲」下奪「鳳閣侍郎同」五字，非本誤也。沈氏所補是矣。

六

卷六本紀六則天皇后紀（明本）聖曆二年條云：

「春二月，……左肅政御史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，吉頊爲天官侍郎，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

按：吉頊無原衡，與本紀書事體例不合。檢新書四武后紀聖曆二年條云：

「臘月戊子，左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，檢校右肅政臺御史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，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

通鑑二〇六同。新書六一宰相表上亦同。其月日皆與舊紀不同。檢舊書一八六上列傳一三六上酷吏傳上吉頊傳云：

「擢拜右肅政臺中丞。……聖曆二年臘月，遷天官侍郎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

則新紀、新表、通鑑作「臘月」，是也；舊紀書於春二月，誤。而「吉頊」上又脫「右肅政臺御史中丞」官衡亦無疑。然二人「左」「右」與新紀、新表、通鑑亦互異。按元忠兩傳皆無左右，而前引舊書吉頊傳，頊爲「右」，新書一一七吉頊傳亦作「右」。似舊紀左右爲正。然左右形近，僅據兩傳不足明其是非，姑存待考。

七

卷六本紀六則天皇后紀（明本）長安三年條云：

「秋七月，殺右金吾大將軍唐休璟。」

按：唐休璟未嘗被殺，其卒亦非此時。此條必誤無疑。然本紀七中宗紀神龍元年條云：

「四月……甲戌，……右庶子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，……依前知政事。」

「五月……甲辰，……輔國大將軍酒泉郡公唐休璟爲尙書右僕射，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。」

是則天紀長安三年條亦非撰述之誤，乃傳刻之誤也。檢合鈔沈氏云：

「案本傳，休璟未嘗被殺，且未嘗爲金吾將軍。此云殺金吾大將軍下蓋屬闕文。」

殿本考證沈德潛云：

「按本傳，休璟未嘗被殺，且未嘗爲金吾大將軍。此于殺金吾大將軍下明有闕文，且並闕休璟之遷官，而以兩事混而一之也。」

校記引張宗泰亦云：

「唐休璟三字上下俱有脫文。」

耕望按：新書宰相表，長安三年七月「庚戌，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爲夏官尚書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」新書武后紀同。舊紀此條即書休璟爲夏官尚書入相事，故中宗紀神龍元年書事云「依舊知政事」也。諸家疑休璟下有闕文，甚碻。然舊書九三列傳四三唐休璟傳云：

「爲司衞卿•兼涼州都督•（略）持節隴右諸軍大使。……擢拜右武威、右金吾二衞大將軍，……遷夏官尚書•同鳳閣鸞臺三品。」

新書一一一列傳三六唐休璟傳同。全唐文二五七蘇頲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亦同。則休璟遷夏官前本官右金吾大將軍，明見兩傳。何以諸人皆云據本傳休璟未嘗爲右金吾大將軍耶？其實新書紀表書衞檢校涼州都督，乃其兼職；其本官則爲右金吾大將軍。舊紀此條所書正爲本官，無奪譌。故此條「唐休璟」三字下有奪文，此三字上則無奪文。至於「殺」字，或爲干支之譌文，或其下有奪文，則不可考矣。

八

卷七本紀七中宗紀（明本）景龍四年條云：

「四月……乙未，……幸禮部尚書竇希宅。」

按：合鈔「希」下補「玠」字。檢同卷睿宗紀景雲二年條云：

八月己巳，「禮部尚書竇希玠爲太子少傅。」

合鈔蓋據此條而補。復考本書六一列傳一一竇威傳，誕之孫希玠，「中宗時爲禮部尚書。」姓纂九及新書一一下宰相世表一下，竇氏「希玠，禮部尚書。」均作雙名「希

玠」。且世表，希玠弟「希璬，蓬州刺史。」又全唐文一〇〇滕王湑然竇希璬神道碑，亦誕之孫。是希玠弟兄可考者三人，其名上一字皆爲「希」，下一字皆從「玉」旁，則本紀此條必奪「玠」字無疑，不可以唐人雙名往往稱單名爲解也。

九

卷八本紀八玄宗紀上（明本）開元二年條云：

「正月，關中（略）不雨，人多饑乏。制求直諫言，弘益政理者。」

按：「直諫言」明有奪誤。校記云：

「冊府一四四，言上有昌字。是。」

復考舊書一〇一列傳五一張廷珪傳云：

「開元初，……時久旱，下制，求直諫昌言、弘益政理者。」

云云。此卽舊紀二年正月事。則紀文奪「昌」字，必矣。

十

卷八本紀八玄宗紀上（明本）開元三年條云：

「十月甲寅，制曰（略）……。以光祿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，褚無量並充侍讀。」

按此條「褚無量」上顯有奪文。十七史商榷七二云：

「左散騎常侍下脫與右散騎常侍六字。」

檢通鑑二一一書此事於九月戊寅，云：

「以（太常卿馬）懷素爲左散騎常侍，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。」

王氏蓋卽據此而增補。而舊書一〇二馬懷素傳、褚無量傳及新書二〇〇褚無量傳，謂無量此時官左散騎常侍。與舊紀、通鑑以馬懷素爲左、褚無量爲右者不合。考全唐文九九五馬懷素墓誌云：

「遷左散騎常侍，轉秘書監，……與右散騎常侍褚无量更日入內侍讀。」

同書二五一蘇頲授馬懷素秘書監制云：

「左散騎常侍·常山縣開國公·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……可秘書監，餘如故。」

則舊紀、通鑑是也，王氏所補甚碻。

十一

卷八本紀八玄宗紀上（明本）開元十一年條云：

「五月己巳，……王晙爲朔方節度兼知河北郡隴左河西兵馬使。」

按：合鈔改「左」爲「右」，是也。然「河北郡」仍不可通解，「隴」字上必有奪誤。檢新書六二宰相表中，作「兼知河北河東隴右河西兵馬使」通鑑二一二同。則舊紀此條「郡」爲「河東」之奪譌。

十二

卷八本紀八玄宗紀上（明本）開元十七年條云：

「八月……乙酉，尙書右丞相、開府儀同三司·兼吏部尙書宋璟爲尙書右丞相。尙書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。」

按：據此書事，宋璟原官似爲「尙書右丞相·開府儀同三司·兼吏部尙書。」而下一「右丞相」當爲「左丞相」之譌也。然金石萃編九七（全唐文三四三）顏眞卿撰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右丞相廣平文貞公宋公碑云：

「(開元）八年，拜開府儀同三司。……十三年，駕幸東都，以公爲西京留守。……明年，又兼吏部尙書。十七年，拜尙書右丞相。」

檢舊書九六及新書一二四宋璟傳亦云，以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尙書。開元十七年，遷尙書右丞相。與碑全同。則舊紀此條「宋璟」下「爲尙書右丞相」之「右」字不誤。而此遷前之原官銜只爲「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尙書」。遍考唐籍，宋璟此前未嘗爲尙書右丞相也。且右丞相與吏部尙書爲官，而開府儀同三司爲散階，載籍中書人官銜亦決無以散階夾於兩官名間之事例。然則此條「尙書右丞相」蓋與宋璟無涉，而當另作解釋歟？

考會要二九云：

「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，左丞相源乾曜、右丞相張說等上表，請以是日爲千秋節。」

通鑑二一三云：

「(開元) 十七年……八月癸亥(五日)，上以生日，宴百官於花萼樓下。左丞相乾曜、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，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。」

按：乾曜在前作「左」，說在後作「右」，字決不譌。其時下距舊紀本條書事僅二十二日，是其時張說在尚書右丞相任也。復檢新書一二五張說傳云：

「(開元) 十七年，復爲右丞相，遷左丞相。」

舊書九七張說傳云：

「(開元) 十七年，復拜尚書左（右之譌）相丞，集賢院學士。尋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。」

又舊書九六宋璟傳云：

「(開元) 十七年，遷尚書右丞相，與張說、源乾曜同日拜官。勅太官設饌，太常奏樂於尚書省，……玄宗賦詩褒述。」

新書一二四宋璟傳云：

「(開元) 十七年，爲尚書右丞相，而張說爲左丞相，源乾曜爲太子少傅，同日拜，……帝賦三傑詩，自寫以賜。」

據此，則乾曜由左丞相爲少傅，說由右丞相代乾曜爲左丞相，璟卽代說爲右丞相，三人遷官，事在同日。今舊紀此條「乙酉」下書璟及乾曜遷官而不及說，但璟原官銜「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」上有「尚書右丞相」五字無所屬，是必卽說之原官銜，其下奪「張說爲尚書左丞相」八字耳。

十三

卷九本紀九玄宗紀下（明本）開元二十九年條云：

「四月……丙辰，以太原裴廸先爲工部尚書，韋虛心卒。」

按：此條顯有奪文。龔道耕舊唐書札迻（華西學報第六七期合刊）云：

「裴廸先書郡，韋虛心不書官，非史例。廸先，絳州人，亦非太原也。新書裴炎傳，廸先歷官太原、京兆尹（據玄宗紀，廸先於開元十八年已爲京兆尹，其爲太原尹在後，新書敍次小誤。）終工部尚書。此太原下脫「尹」字，當重「工

部尚書」字。壬午以裴寬爲太原尹，卽代廸先也。」

耕望按：龔氏所補是也，然於韋虛心事無所論證。檢舊書一〇一韋虛心傳：「歷戶部尚書、東京留守，卒。」與新書一一八韋虛心傳作「工部尚書、東京留守」者異。且似卒於東京留守，非尚書，又無年代。凡此皆尚待考證。

考全唐文三一三孫逖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云：

「司會之府，允釐庶績。命公作倉部、左司二員外，（略）左右丞，兵部侍郎，以至於工部尚書。」

戶部地位視工部爲高，此不之及，是未官至戶部之明證也。故新傳爲正，舊傳則誤。又按：碑書衡爲東京留守，「以開元二十九年某月日薨於東都寧仁里之私第。」是以二十九年卒於東都留守任內。然書卒之前，又云：「嚋若予工，實諧僉往，上方倚相，適會云亡。」似又卒於工部尚書任內。玄宗世常以工部尚書兼充東都留守，此其一例耳。

又冊府元龜六七三：

「韋虛心爲工部尚書•東都留守。開元二十七年，詔贈揚州大都督，喪事官給，恩甚優厚。」

此「七」爲「九」之譌，又奪「卒」字。

十四

卷九本紀九玄宗紀下（明本）天寶三載條云：

「二月……。是月，河南尹裴敦復卒。」

按：本紀，六載正月，誅淄川太守裴敦復。此條書卒，必誤。合鈔云有闕文，是也。檢通鑑，天寶三載二月辛卯，「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、明，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。」四月，「裴敦復破吳令光，擒之。」則舊紀此條必書敦復討吳令光事。或者「卒」爲「率」之譌，又奪下文耳。否則，敦復下奪討吳令光事，卒乃另一人，奪其姓名。

十五

卷一〇本紀一〇肅宗紀（明本）上元元年條云：

「四月……戊午，以右丞蕭華爲河中尹·兼御史中丞·充同晉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。」

按：此一節度使，紀傳書事例稱爲「河中晉絳節度使」。舊書九九、新書一〇一蕭華傳卽稱「河中晉絳節度使」，是也。亦有竟簡稱爲「河中節度」者，蓋此一節度鎭河中，不能省去也。此條「充」下必奪「河中」二字，或奪「中」字，又譌「河」爲「同」耳。

十六

卷一三本紀一三德宗紀下（明本）貞元五年條云：

「夏四月乙未，以太子少師蕭昕爲工部尙書，致仕。給半祿料，永爲常式。」

按：唐會要六七云：

「貞元五年三月，以太子少傅兼吏部尙書蕭昕爲太子少師，右武衞上將軍鮑防爲工部尙書，前太子詹事韋建爲秘書〔監〕，並致仕。」

冊府元龜五五云：

「貞元五年四月，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尙書蕭昕爲工部尙書，前太子少詹事韋建爲秘書〔監〕，並致仕。」（同書五〇六同。）

是會要、冊府彼此旣歧，亦皆與舊紀此條書事不同。檢舊書一四六蕭昕傳：

「遷太子少傅。貞元初，兼禮部尙書。尋復知貢擧。五年，致仕。」

新書一五九蕭昕傳同，惟知貢擧下作：

「久之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」

又舊書一四六鮑防傳：

「尋遷工部尙書致仕。防……爲禮部侍郎時，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，導騎不時引避，僕人爲參所鞭。及參秉政，遂令致仕。防謂親友曰：吾與蕭昕之子齒，而與昕同日懸車……。」

新書一五九鮑防傳全同。則蕭昕、鮑防同日致仕，爲工部尙書者乃防，非昕也。又昕原官「太子少傅兼禮部尙書」，「太子少師」乃致仕官，非原官也。故此段書事，會要最正，惟昕衡譌「禮」爲「吏」耳。冊府，蕭昕下脫「爲太子少師，右武衞上將軍鮑

防」十三字。舊紀脫蕭昕原官「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」九字，又誤以致仕官「太子少師」爲原官，而「爲工部尚書」上復奪「右武衞上將軍鮑防」八字耳。至於原本是否有韋建事，姑從愼不論。

十七

卷一三本紀一三德宗紀下（明本）貞元二十年條云：

「四月……丙寅，吐蕃使臧□河南觀察使論乞冉等五十四人，來朝貢。」

按：「臧」下，明本空一字，他本皆注「闕文」。合鈔又云：「河南下五字，疑錯簡衍文。」檢會要九七吐蕃條，與本紀此條全同。又舊書一九六下吐蕃傳云：「（貞元）二十年……四月，吐蕃使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及僧南撥特計波等五十四人來朝。」冊府九七二與舊傳同，惟無「臧」字。又按：吐蕃人名，常曰某某臧，疑闕文亦可能在「臧」上。又唐此時無「河南觀察使」之官，而吐蕃有節度使，有河南元帥，當有河南觀察使，此卽「論乞冉」之官銜，非錯簡衍文也。沈說誤。

十八

卷一四本紀一四順宗紀（明本）云：

「永貞元年……八月……壬寅，貶……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戶。」

按：本紀同年三月書云：

「三月……丙戌（十七日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爲度支鹽鐵使。戊子（十九日）……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。杜佑雖領使名，其實叔文專總。」（又五月「辛卯，以鹽鐵轉運使副王叔文爲戶部侍郎。」亦作副使。）

檢通鑑，與此同，韓愈順宗實錄亦同，惟叔文事與杜佑同書於丙戌。舊書一〇五列傳五五、新書一六八列傳九三王叔文傳，亦皆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，未嘗進充正使。又全唐文五六憲宗貶王叔文制云：

「將仕郎·前守尚書戶部侍郎·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·賜紫金魚袋王叔文……可守渝州司戶參軍。」

此卽八月條貶叔文之制。則八月此條書事，奪一「副」字必矣。

十九

卷一五本紀一五憲宗紀下（明本）元和八年條云：

「八月……辛丑，以東川節度使潘孟陽爲戶部侍郎·判度支，盧坦爲梓州刺史·劍南東川節度使。」

按：潘孟陽時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不誤，詳下條。則盧坦無原官。與本紀體例不合。檢舊書一五三盧坦傳：「改戶部侍郎·判度支。元和八年，……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。」全唐文六四〇李翺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同。新書一五九本傳亦同，惟不書年。復檢本紀，六年四月庚午，「以刑部侍郎·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·判度支。」通鑑同。又會要八八鹽鐵條，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奏事；同書八九泉貨條，元和七年五月奏事；同書九〇和糴條，元和七年七月奏事；盧坦官銜皆爲「戶部侍郎·判度支」。全唐文四八七權德輿東都留守擧人自代狀云：「準制擧自代官，朝議大夫·守尙書戶部侍郎·判度支·護軍·賜紫金魚袋盧坦。」時在元和八年。同書四七八鄭餘慶祭杜佑太保文，盧坦書銜「中大夫·守戶部侍郎·判度支」，時在元和八年四月九日。又據同書六九五韋瓘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，元和八年六月十五日，坦在地官侍郎任。據通鑑，是年七月坦仍在任。是自六年以來至出鎭東川之前月，均在戶部侍郎判度支任也。然則舊紀此條，坦雖無原銜，然由戶部侍郎判度支出鎭無疑，是卽與潘孟陽互換其官職耳。衡以舊紀書事慣例，此條盧坦上當有「代」字，下當有「以坦」二字，蓋傳寫脫漏之耳。

二十

卷一五本紀一五憲宗紀下（明本）元和九年條云：

「二月己卯朔，戶部侍郎·判度支·兼京兆五城營田使。丁丑，……。」

按：二月己卯書事，僅此一官銜，必脫人名無疑。合鈔於「度支」下補「潘孟陽」三字。檢本紀上一年八月書云：

「辛丑，以東川節度使潘孟陽爲戶部侍郎·判度支。」

復檢舊書一六二潘孟陽傳云：

「遷梓州刺史·劍南東川節度使。……(武)元衡作相（事在元和八年三月），復召爲戶部侍郎·判度支·兼京兆五城營田使。……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，議以營田非便，持之不下。孟陽忿憾形於言。二人俱請對，上怒不許。乃罷孟陽爲左散騎常侍。明年，復拜戶部侍郎。……俄以風緩不能行，改左散騎常侍。元和十年八月卒。」

新書一六〇潘孟陽傳同。按本紀此條官銜與潘孟陽傳全同，而年世亦與孟陽第一次罷爲左散騎常侍時代合。則此條「營田使」下當脫「潘孟陽爲左散騎常侍。」九字。合鈔所補似亦未實。

二十一

卷一五本紀一五憲宗紀下（明本）元和十二年條云：

「八月戊午朔。庚申，……以河南尹辛秘爲潞府長史·昭義軍節度使，代郗士美，以士美爲工部尚書。孟簡爲戶部侍郎。」

按：舊紀書某人改官，例具原銜，云以某官某人爲某某官；如原處闕，則云以前某官某人爲某某官。若二人相代，則如此條辛秘爲昭義節度代郗士美，以士美爲工尚，卽不書原官。此常例也。孟簡既不與人相代，又無原官，於本紀爲極鮮見之例外。檢本書一六三列傳一一三孟簡傳云：

「(元和）九年，出爲越州刺史·兼御史中丞·浙東觀察使。……十二年，入爲戶部侍郎。十三年，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·兼戶部侍郎。」

似由浙東入爲戶部侍郎者。而新書一六〇列傳八五孟簡傳云：

「爲浙東觀察使，……以工部侍郎召還，……進戶部侍郎，加御史中丞。」

則戶部前，尙有工部一歷，與舊傳異。

考新書二〇三列傳一二八文藝傳下吳武陵傳云：

「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……(柳)子厚之斥，十二年，殆半世矣。」

按：子厚以永貞元年外貶，亦元和十二年簡在工部侍郎之證。則舊紀實失書工部一遷也。又考嘉泰會稽志卷二：

「孟簡，元和九年九月，自給事中授（浙東觀察使），十二年正月追赴闕。」則簡以元和十二年正月由浙東觀察入爲工部侍郎，同年八月庚申又遷戶部侍郎也。本紀此條「孟簡」上蓋奪原銜「工部侍郎」。（「工」字上或尙有「以」字。）本紀書官吏遷轉，有前一人之新官與後一人之原官相同或字形相近者，往往奪一官名，如前考高宗紀咸亨三年「郝處俊爲中書侍郎」下當重「中書侍郎」（二），玄宗紀開元三年「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」下當有「與右散騎常侍」六字（十），玄宗紀開元二十九年「裴廻先爲工部尙書」下當重「工部尙書」（十三）。凡此諸條，皆其例也。疑出淺人妄刪。今此鄒士美新官爲工部尙書，而孟簡原官亦爲工部，惟侍郎小異。蓋亦淺人妄刪之一例也。

二十二

卷一六本紀一六穆宗紀（明本）長慶二年條云：

「正月……甲寅，以工部尙書度支崔倰（略）充鳳翔隴右節度使。以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。」

按：此條顯有奪文，沈氏合鈔於「兼御史大夫」下補「張平叔」三字。所補人名甚是，然當在「兼御史大夫」上。蓋此時制度，諸官例不兼御史大夫，鴻臚卿尤不當兼，惟三司使多兼之耳。

二十三

卷一七上本紀一七上敬宗紀（明本）篇首條云：

「長慶……四年……十月……壬寅，……以戶部侍郎韋顗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，以御史中丞鄭覃權知工部侍郎，以刑部侍郎韋弘景爲吏部侍郎，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權知兵部侍郎，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。」

按：冊府元龜四五七：

「長慶四年十月，以韋顗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，以御史中丞鄭覃爲權知工部侍郎，以刑部侍郎韋弘景爲吏部侍郎，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爲權知兵部侍郎，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，以中書舍人楊嗣復權知今年貢舉。是日（二十七日）尙書六曹無不更換，人情異之。」

知貢舉卽禮部侍郎，爲當時重職，本紀例常書之。再觀冊府「尚書六曹無不更換，人情異之。」之文，本紀此條當有「以中書舍人楊嗣復權知禮部貢舉」一句，不知撰述偶疏，抑傳刻奪文也。

二十四

卷一七上本紀一七上文宗紀上（明本）篇首條云：

「寶曆二年十二月……庚戌，以正議大夫·尚書兵部侍郎·知制誥·翰林學士·柱國·賜紫金魚袋韋處厚爲中書侍郎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」

按：全唐文六九文宗授韋處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，原官銜與此全同，惟「柱國」上有「上」字。唐中葉以後，羣臣勳位多爲「上柱國」，「柱國」則幾於不見。舊紀此處當傳刻奪文，非撰述異文也。

二十五

卷一七下本紀一七下文宗紀（明本）大和七年條云：

「四月……甲申，以江西觀察使裴誼爲歙池觀察使。」

按：此一觀察區統宣歙池三州，治宣州，稱爲宣歙池觀察使，省稱爲宣歙觀察使。宣州爲治所，由觀察使兼領州刺史，例不能省「宣」字。合鈔改爲「宣歙觀察使」固可，然就傳刻奪誤而言，則奪一「宣」字之可能性，較譌「宣」爲「池」、又乙「池」「歙」之可能性爲大。

二十六

卷二二志二禮儀志二（明本）云：

「貞觀五年，太子中允孔穎達……上言曰：臣伏尋前勅，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，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。……」

按：唐會要一一明堂制度條載孔穎達上表云：

「伏尋前勅，依禮部尚書盧寬、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……」

冊府五八五同。皆與舊志不合。校記云：

「丁氏子復云冊府元龜作禮部尚書盧寬、國子助教劉伯莊。按劉伯莊，兩書皆在儒學傳，以宏文館學士，累除國子助教，遷國子博士，未嘗爲禮部尚書。此譌合兩人爲一人。張氏宗泰亦云：按下不可師祖下有又盧寬議云。(亦云「上層祭天……。」) 言「又」，則是已見上文之詞。或誤本偶脫，非原本卽合兩人爲一也。」

按此所論極是。又檢禮儀志三云：

「(貞觀)十一年，……國子博士劉伯莊、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。」

伯莊，十一年在國子博士任，其五年官助教宜可信。又本書九〇列傳四〇豆盧欽望傳云：

「曾祖通，隋相州刺史。……祖寬……高祖定關中，……累授殿中監。……高祖以寬曾祖葉，魏大和中例稱單姓，至是改寬爲盧氏。貞觀中，歷遷禮部尚書，左衛大將軍，……永徽元年卒。」

新書本傳略同。(寬官禮部尚書，又見唐文拾遺六四豆盧欽望傳。)是亦舊志「禮部尚書」下奪「盧寬國子助教」六字之旁證。

二十七

卷二四志四禮儀志四（明本）云：

「開元……二十四年三月，始移貢舉，遣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傳、禮記通五及第。」

按：此條文理不能通曉。合鈔改「請」爲「詔」。校記云：

「沈氏請作詔，是也。張氏宗泰云，作詔亦非。似當作試。」

耕望按：本書紀八玄宗紀上云：

「(開元)二十四年……三月乙未，始移考功貢舉，遣禮部侍郎掌之。」

通鑑二一四云：

「(開元)二十四年……舊制，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。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郎李昂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，不能服衆。三月壬辰，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。」

會要五八考功員外郎條云：

「考功員外郎，貞觀已後知貢舉。至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以員外郎李昂爲舉人李權所訟，乃移貢舉於禮部。」

冊府六三九載此事所下詔文，亦在二十四年三月。

又會要七六進士條云：

「開元二十四年十月，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、周禮、儀禮，通五及第。」

合觀舊紀、通鑑、冊府、會要，則舊志此條「遣禮部侍郎」下實奪「掌之。十月，禮部侍郎」八字，故致文理不通。沈氏、張氏輕於改字，失之。

又按：舊志作「請進士帖左傳、禮記，通五及第。」而會要作「請進士帖左氏傳、周禮、儀禮，通五及第。」亦不同。檢冊府六三九云：

「（開元）八年七月，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，三禮、三傳及毛詩、尚書、周易等並聖賢微旨。……今明經所習，務在出身，咸以禮記文少，人皆諳讀。周禮經邦之軌則，儀禮莊敬之楷模，公羊、穀梁，歷代宗習；今兩監及州縣學……四經殆絕。……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，並貢人預試之日，習周禮、儀禮、公羊、穀梁，竝請帖十通五，許其入策。……從之。」

「（開元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國子祭酒楊瑒奏……今之明經，習左氏者十無一二，恐左氏之學廢。又周禮、儀禮、公羊、穀梁，亦請量加優奬。遂下制，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，出身免任散官。」

則亦以會要爲優。蓋一種制度之改革，例不能一舉而定。姚奕此奏亦重申李元瓘、楊瑒之舊旨，而以主文身份親促其實行耳。

二十八

卷四八志二八食貨志上（宋本）云：

「開元元年十一月，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，師度開拓疏決水道，置爲鹽屯，公私大收其利。其年十一月五日，左拾遺劉彤上表曰：（請興鹽鐵之利，文長從略。）上令宰臣議其可否。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。遂令將作

大匠姜師度、戶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，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。比令使人勾當，除此外更無別求。在外不細委知。如聞稱有侵刻，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，依令式收稅。……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，州（州字衍）自餘處，更不須巡檢。」

冊府四九三，與此全同。按鹽鐵專賣政策爲唐代財政方面之一極重要制度，中葉以後之國計，大半賴此。此段記事爲唐代鹽鐵政策啓蒙期之最重要史料，故史志記之甚詳。然年份有誤，而「比令使人」上亦有奪文。此篇主旨在補奪文，故先補奪文，次正年份。

按：尋此文意，「檢責海內鹽鐵之課」以上爲敍事，「比令使人勾當」以下爲詔敕之辭。「檢責海內鹽鐵之課」下緊接「比令使人勾當」，實不可通解。考會要八八記此事亦與舊志、冊府同，惟「鹽鐵之課」下有

「至十年八月十日，勅諸州所造鹽鐵，每年合有官課。」

二十字。然後下接「比令使人勾當」云云。通考一五，與會要同。則文暢理順矣。舊志奪：「至十年……」云云二十字，致文理不通耳。且此奪文，蓋北宋已然，故冊府奪文亦同。

關於年份。本志「開元元年十一月，河中尹姜師度」云云，下云：「其年十一月五日，左拾遺劉彤上表」云云。是均元年也。冊府全同。會要年份亦同，而前一「十一月」作「十二月」，似尤抵牾。通典一〇不載姜師度爲河中尹事，然亦云「開元元年十一月，左拾遺劉彤」云云。是年月亦同。檢舊書一八五下良吏傳下姜師度傳云：

「景雲二年，轉司農卿。開元初，遷陝州刺史。……六年，以蒲州爲河中府，拜師度爲河中尹，令其繕緝府寺。先是，安邑鹽池漸涸，師度發卒開拓，疏決水道，置爲鹽屯，公私大收其利。再遷同州刺史。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，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，……收穫萬計。特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尋遷將作大匠。明年，左拾遺劉彤上言」云云。

新書一〇〇姜師度傳，無年份，而陝州刺史後有太子詹事一歷，「加金紫光祿大夫」上有「帝幸長春宮，嘉其功，下詔褒美。」一句。據舊傳書年，與舊志、會要、冊府之「開元元年」、「其年」顯異。又考冊府六七八云：

「姜師度爲同州刺史。開元八年十月詔曰：……同州刺史姜師度，識洞於微，智形未兆，……。頃職大農，首開溝洫，歲功猶昧，物議紛如。緣其忠歎可嘉，委任仍舊，暫停九列之重，假以六條之察。白藏過半，績用斯多。食乃人天，農爲政本，故茲巡省，(卷四九七，故上有朕字。)不憚祁寒，……。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祿大夫。」

同書卷四九七及六七三亦載此事。卷四九七作「八年九月」，卷六七三作「八年」，無月，其餘則同。新傳所謂「帝幸長春宮，嘉其功，下詔褒美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」者，卽此也。檢舊書八玄宗紀、新書五玄宗紀及通鑑一二二，玄宗以開元八年十月辛巳(二日)幸長春宮，壬午（三日）獵于下邽。十一月乙卯（七日）還京。按長春宮在同州，而此時前後皆不曾另有一次幸長春宮之記載，則冊府所載褒美姜師度之詔卽此次所下無疑，卷六七八之「八年十月」是也，卷四九七之「八年九月」小誤。以此比觀舊傳，則所謂「明年」者，非承「六年」而言；乃承「收穫萬計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還將作大匠」而言也。故當爲九年。再比觀會要後文「至十年八月十日」云云，則劉彤奏事必卽九年十一月五日無疑。舊志、會要、冊府作「開元元年」者，「元年」乃「九年」之形譌耳。

復考會要六八云：

「河中府，……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又置（蒲州）都督府，…… 十一月一日廢。開元九年正月八日，改爲河中府，號中都，以姜師度爲尹。六月三日停中都，卻爲州。乾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改爲河中府，以蕭華爲尹。……」

又云：

「開元元年五月，揚州功曹參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……(諫建中都) 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，……天下幸甚。至六月三日，詔其中都宜停，依舊爲府。」

按此二條相接，而年份「九」「元」不同。又元和志一二：

「河中府。……武德元年置蒲州。……開元元年五月改爲河中府，仍置中都。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陳其不可。至六月詔停，復爲州。」

此則亦以元年改府置中都也。檢通典一七九：

「蒲州……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，改爲河中府，尋罷仍舊。」本注：「時揚州功

曹參軍(略)韓覃上疏曰(略)」云云「六月三日詔停。」

又通鑑二一二：

「(開元) 九年春正月……丙辰(九日)，改蒲州爲河中府，置中都。……六月己卯(三日)，罷中都，復爲蒲州。」

舊書八玄宗紀改爲河中府置中都年月日，與通鑑同，惟罷在七月戊申（三日），爲小異。則會要前一條作九年正月八日，是也。後條「元年」，及元和志「元年」，均亦「九年」之形譌。至於舊書三九地理志二云：

「河中府。……武德元年置蒲州，……開元八年置中都，改蒲州爲河中府。其年罷中都，依舊爲蒲州。……乾元……三年四月置河中府。」

新書三九地理志年份亦同。按置中都之詔既下於九年正月八九日，則其發議與政策之決定當在八年，兩志蓋因此誤前一年耳。然仍與九年爲近，決非元年事也。

綜上所論，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，事在開元九年。會要六八且明言改州爲府後，以姜師度爲尹，則舊食貨志此條及會要八八、冊府四九三、通典一〇作「元年」，皆「九年」之形譌也。

又前引舊書姜師度傳，開元六年，爲河中尹，遷同州刺史。新傳官歷次序同。據上所考，師度爲河中尹既在開元九年，據前引會要六八即在正月改爲河中尹置中都時。而據前引冊府六七八，開元八年十月師度在同州刺史任，以功下詔褒奬。又考新書三七地理志同州條，朝邑縣「有通靈陂，開元七年，刺史姜師度引洛堰河以溉田百餘頃。」則七年已見在同州任，至八年冬，尙在任。蓋開元六年爲同州刺史，至八年冬，功效大著。玄宗賞其功，故明年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，置中都，即擢師度爲尹也。兩傳爲河中尹在同州之前，次序亦誤。列傳書事官歷前後倒置，事亦恆見，不必泥。

二十九

卷四八志二八食貨志上（宋本）云：

「(元和) 十年七月，度支使皇甫鎛奏加峽內四監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鹽估，以利供軍。」

按：會要八八鹽鐵條亦同。考通鑑二三九元和十一年紀云：

「夏四月……辛亥，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。鎛始以聚斂得幸。」

同書二四〇元和十三年紀又云：

「九月……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……有寵。……甲辰，鎛以本官……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」

入相條，兩唐書本紀及新書宰相表均同。是鎛判度支始於元和十一年四月，以前未判度支也。舊志此條「十年七月」，「十」下當有奪文。檢舊志及會要此條下卽書「十三年鹽鐵使程异奏」云云。則此所奪必「一」字或「二」字。其時正大擧伐淮西吳元濟，故有增估之議耳。

又按：此據宋本，而會要亦同誤，或者撰述之誤，非傳刻奪文歟？

三十

卷五〇志三〇刑法志（宋本）云：

「儀鳳中，官號復舊。又勅左僕射劉仁軌、（略）、刑部侍郎張楚、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刪緝格式。」

按：會要三九述此事作：

「（略）刑部侍郎張楚金、右司郎中盧律師等（略）……。」

冊府六一二作：

「（略）刑部侍郎張楚金、兵部侍郎盧律師等（略）……。」

而新書志四八藝文志，永徽留本司格後十一卷。本注：

「左僕射劉仁軌（略）、刑部侍郎張楚金、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奉詔撰，儀鳳二年上。」

此卽與舊志、會要、冊府爲同一事。復考舊書一八七列傳一三七忠義傳上張道源傳云：

「族子楚金，……高宗時，累遷刑部侍郎。儀鳳年，有妖星見，楚金上疏極言得失。」

新書一九一列傳一一六忠義傳上張道源傳同。（惟作族孫。）合而觀之，此人雙名「楚金」，而新藝文志書事最正。舊志蓋本重「金」字，淺人疑爲重誤而刪之耳。舊書上下

字當重，而傳刻刪奪者多矣，此亦其例也。

三十一

卷九八列傳四八李元紘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開元初，三遷萬年縣令。……俄擢京兆尹。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，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，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，百姓大獲其利。」

按：疏決三輔，於義爲晦。檢新書一二六李元紘傳，「尹」上有「少」字，「三輔」下有「渠」字。復檢會要八九：「開元九年正月，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，王公之家緣渠立磴以害水功」云云，與傳同。則舊傳實奪「少」「渠」二字。

三十二

卷一二〇列傳七〇郭子儀傳附孫鈞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元和九年十一月，檢校工部尚書·兼邠州刺史·充邠寧節度使。數歲，檢校戶部尚書，入爲司農卿。……穆宗卽位，……推崇外氏，以鈞兼司農卿。未幾，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。」

按：鈞本爲司農卿，穆宗卽位，又云兼司農卿，非譌誤，卽有奪文。檢新書一三七列傳六二郭子儀傳附鈞傳云：

「入爲司農卿……穆宗卽位，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，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。」

按：此時制度，例以檢校高一層官兼任低一層官，如檢校三公兼僕尚，檢校兩僕兼尚書，檢校僕尚兼九卿。檢校官純爲加官虛銜，故史傳書事多略檢校官，只以兼官爲本官也。鈞事，參之舊傳，檢校戶部尚書，蓋始入爲司農時之檢校官，若待穆宗卽位始加虛銜，何以見推崇外氏之意。考舊書一六本紀一六穆宗紀卷首條云：

「元和……十五年……三月……乙丑，以皇太后兄司農卿郭鈞爲刑部尚書兼司農卿。」

又五二列傳二后妃傳下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云：

「元和十五年正月，穆宗嗣位，……后兄司農卿鈞爲刑部尚書。」（新書后妃傳同。）

冊府三〇一亦云：

「郭釗……元和十五年三月，釗以簡較（檢校）戶部尚書兼司農卿，遷爲刑部尚書兼司農卿。」

據此，是遷刑部尚書兼司農卿也，舊傳此條「兼」字上奪「爲刑部尚書」五字。而新傳則誤書也。

三十三

卷一三五列傳八五程异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轉衛尉卿·兼御史中丞·充鹽鐵轉運副使。時淮西用兵，……异使江表，以調征賦，……人頗便之。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，兼御史大夫。（元和）三年九月，轉工部侍郎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……卒，元和十四年四月也。」

按：校記引張宗泰云：「依皇甫鎛傳，三上當有『十』字。」是也。其實此據本傳前後書事已可知。又兩唐書憲宗紀、新書宰相表及通鑑，皆於元和十三年九月甲辰書异爲相，此處脫「十」字，斷可知矣。

三十四

卷一五八列傳一〇八鄭餘慶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改國子祭酒，尋拜京兆尹。（元和）三年，檢校兵部尚書·兼東都留守。六年四月，正拜兵部尚書。……稍忤時權，改太子少傅，兼判太常卿事。」

按：新書一六五列傳九〇鄭餘慶傳云：

「改國子祭酒，累遷吏部尚書，……改太子少傅，兼判太常卿事。」

與舊傳作兵部者異。檢舊書一四憲宗紀上及一五憲宗紀下，元和六七年間書餘慶事云：

六年四月巳卯，「東都留守鄭餘慶爲兵部尚書，依前留守。」

同年十月戊辰，「以東都留守鄭餘慶爲吏部尚書。」

七年「十二月丙戌朔，以吏部尚書鄭餘慶爲太子少傅。」

又全唐文六六一白居易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云：

「吏部尚書鄭餘慶……動中禮法，學綜儒元，……可太子少傅。」

則元和六年四月由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都留守正拜兵部尚書，仍充留守如故。十月，遷吏部，卸留守。七年十二月，由吏部徙少傅也。新傳省兵部，自不待言；舊傳亦似省吏部，非有誤也。然舊傳「正拜兵部尚書」下有云：

「時京兆尹元義方、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勳官前任至三品，據令合立門戟，各請戟立於其第。時義方以加上柱國，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。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，而義方只據勳官，有司不詳覆而給之。……會餘慶自東都來，發論大以爲不可，繇是……奪元盧之門戟。」

又云：

「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。勅至南省，餘慶執之封還，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，是開徼倖之路，且無闕可供。」

此下乃云：「言或過理，由是稍忤時權，改太子少傅。」按此二事，前一事奪王義方、盧坦門戟，自爲吏部事。後一事亦爲吏部事，且又見冊府四六九及會要五八。冊府云：

「鄭餘慶爲吏部尚書，元和六年，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。」

云云。與舊傳一字不異。會要作七年十一月，敍事亦全同，惟餘慶銜亦爲吏部尚書，非兵部。按餘慶在吏部有聲績，舊傳亦詳書其吏部任內兩事，不應省略其官。觀其敍奪王義方、盧坦事，文義錯亂，顯有奪誤，可信兵部尚書下本有吏部一遷，傳刻奪之耳。

三十五

卷一六二列傳一一二韋綬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長慶元年三月，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。……二年十月，檢校戶部尚書·興元尹·山南西道節度使。」

按：本紀一六穆宗紀，長慶二年閏十月「庚寅……韋綬爲興元尹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。」是閏十月三日，則本傳「十月」上少一「閏」字，蓋亦奪文。又會要三二載條，

書經此遷亦少「閏」字。

三十六

卷一六四列傳一一四楊於陵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太和四年十月卒。」

按：本紀一七下文宗紀下太和四年「十二月……甲子，左僕射致仕楊於陵卒，贈司空。」又全唐文六三九李翺楊於陵碑，以同年十二月癸亥薨。視本紀惟差前一日。則本紀十二月卒，是也。本傳作十月，奪「二」字。

三十七

卷一六五列傳一一五郭承嘏傳（宋本）云：

「元和四年，禮部侍郎弘靖知其才，擢升進士第。」

按：弘靖無姓，非史例，必奪姓無疑。校記云：

「沈本弘上有張字。張本同。云名上當有姓，依張宏靖傳補。」

檢舊書一二九張弘靖傳：「遷……中書舍人，知東都選事，拜工部侍郎，轉戶部侍郎，陝州觀察。」無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之文。新傳敍事更略。云據本傳補，殊無據。然考唐語林八，歷數以中書舍人知貢舉者，有張弘靖，名在衛次公之後，于允躬之前。又考冊府六五一云：

「衛次公爲中書舍人，元和二年冬，知禮部貢舉。」

唐制，知本年春貢舉例以上年冬除授。此云二年冬，卽知三年春貢舉也。又全唐文四九〇權德輿崔吏部衛兵部宿天長寺唱和詩序云：

「清河崔處仁（邠）、河東衛從周（次公），……既而，處仁西垣卽眞（中書舍人），從周復以外郎掌誥。洎處仁遷小宗伯，而從周卽眞（中書舍人），俄掌貢舉，實爲之代。元和三年秋，處仁爲吏部侍郎，從周爲兵部侍郎，重九休澣，，聯鑣道舊。」

則衛次公實代崔邠掌貢舉。崔邠放元和元年二年兩春貢榜，明見語林八累爲主司條及容齋四筆五韓文公薦士條引登科記。則衛次公卽掌元和三年春貢舉，與冊府合。而據

此詩序，卽是年已由禮部遷兵部矣。張弘靖既在衞次公之後，是不能早過四年。

又考舊書一九二隱逸傳孔述睿傳云：

「子敏，……擧進士，元和五年，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。」

前定錄陳彥博條云：

「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。……謝楚，明年于尹躬下擢第。」

按：尹躬卽允躬。張弘靖既在允躬之前，而元和五年又爲崔樞，則弘靖所放卽元和四年春榜也。

復檢舊書一四憲宗紀上元和四年條云：

「十二月壬申朔，以戶部侍郎張弘靖爲陝府長史·陝虢觀察使。」

前引弘靖傳，由中書舍人歷工部侍郎，始遷戶部。弘靖知貢擧之底官既爲中舍，是亦不遲過四年之證。

綜上所論，郭承嘏傳此處所奪實爲「張」字，沈氏、張氏所補是也；惟證據不足，故爲補論如此。

三十八

卷一七一列傳一二一李漢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大和四年，轉兵部員外郎。……遷駕部郎中。八年，代宇文鼎的御史中丞。……七年，轉禮部侍郎。八年，改戶部侍郎。九年四月，轉吏部侍郎。」

按：此條「七年」前之「八年」當有誤。檢本書一七下文宗紀下大和六年條云：

「七月……己未，……以御史中丞·兼刑部侍郎宇文鼎爲戶部侍郎·判度支。」

又一六七列傳一一七李程傳云：

「太和四年……(遷) 河中晉絳節度使。六年，就加檢校司空。七月，徵爲左僕射。中謝日，奏曰，臣所忝官，上禮，前後儀注不同，……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，臣進退未知所據。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重。勅曰……。」

則李漢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事在太和六年七月。此「八年」之「八」，卽「六」字奪去上半之殘形耳。

三十九

卷一七六列傳一二六盧商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開成初，出爲蘇州刺史，……遷潤州刺史·浙西團練觀察使。入爲刑部侍郎，轉京兆尹。三年，朝廷用兵上黨，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鎭，以商爲戶部侍郎·判度支·兼供軍使。……逆稹盪平，加檢校禮部尚書·梓州刺史·劍南東川節度使。」

按：據此文意，「三年」接「開成初」而言，是開成三年也。然朝廷用兵上黨，始於會昌三年秋，至會昌四年秋劉稹誅，則此「三年」實爲會昌三年，非開成三年也。「三年」上明奪「會昌」二字。

四十

卷一八七上列傳一三七上忠義傳上王義方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總章二年卒，年五十五。……門人何彥光（先之譌）、員半千爲義方制師服三年，喪畢而去。半千者，齊州全節人也，事義方經十餘年，博涉經史，知名河朔。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。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。自有傳。」

檢本書一九〇中列傳一四〇中文苑傳中員半千傳（明本）云：

「員半千本名餘慶，晉州臨汾人，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事學士王義方。」

云云。籍貫既與本書王義方傳異，而下述行事官歷近六百字，武后時官至正諫大夫，中宗時官至州刺史，未至侍郎。是官位亦不合也。復檢新書一一二列傳三七王義方傳云：

「既死，門人員半千、何彥先行喪，蒔松栢冢側，三年乃去。彥先，齊州全節人，武后時，位天官侍郎。」

此下卽爲員半千傳云：

「員半千，……齊州全節人，……生而孤，爲從父鞠愛，……客晉州。州舉童子，房玄齡異之，對詔高第。……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……。」

云云。全傳近八百字，官歷與舊書本傳同，亦未至侍郎。是籍貫雖與舊書王義傳合，

而官位亦不合也。

按：半千、彥先爲義方兩大弟子。新書於王義方傳末附書何彥先事，下卽爲員半千傳，述事最爲得法。舊書既有員半千傳，而於王義方傳又附述幾五十字，至於彥先則不着一詞。此已可疑。而此附述半千數十字中籍貫時代官位，皆與新書王義方傳末之何彥先事合，與半千本傳不合。此中必有問題。疑此處「半千者」當作「彥先者」。然考新書藝文志雜史類，有「員半千三國春秋二十卷。」則舊書王義方傳「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，自有傳。」實亦半千事。然則「半千者」蓋本在「撰三國春秋」上，而「齊州全節人」上另有「彥先者」三字。傳刻奪「彥先者」三字，又誤乙「半千者」三字於前耳。